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王天禄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後漢書補逸卷十二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謝承後漢書第四

張磐

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

案磐之鞭卒真得謹小慎微之意范闕

磐以操行清廉見稱守廬江時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

晉文經

文經名曜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出其門不得見也

案文經漢中人范附見符融傳文經與梁國黄子艾純盜虛聲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察其非真以語李膺而二子名譽頓減適足為處士累耳

成瑨

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南陽舊多豪强中官黄門盤互境界瑨下車威嚴以檢攝之

案范書瑨無傳見岑晊傳中

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

案張子禁范作張汜意其名也瑨之誅汜旺實成之但一時戮其宗族賔客二百餘人未免已甚耳彼弘農坐嘯之謡黨禍實興于此公孝其真賢知之過耶

劉瓆

劉瓆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强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瓆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

案瓆平原高唐人范載襄楷疏云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去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

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則殞洵忠義之士也直道不容惜矣

范滂

滂汝南細陽人父顯故龍舒侯相

案滂字孟博范云汝南征羌人與此異滂與母訣稱從龍舒君歸黃泉以父常相龍舒也范闕

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勅功曹占署文學滂不聽曰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洿穢小人不宜玷汚清朝不敢以私人

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案孟博不肯以親故使小人濫進其貞亮不必言朱零何人具如此氣節何功曹中多賢者也

劉淑

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對策十二科為天下諸儒之表擢為議郎

案淑河間樂成人

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于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章

篇朝廷有勞

案桓帝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而卒為宦官譖死何前聰而後蔽也

延篤

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案篤字叔堅南陽犨人藝文類聚載先賢行狀云延篤少從唐溪季度受左氏傳篤欲寫無紙乃借本誦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誦之矣季度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也則篤之天姿穎異又絶尋常文學吏治胥兼之矣

篤徙京尹其政用寛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

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

篤勸民農桑遂增戸口穀食豐饒鄭郡老少歸之

案篤治京尹有聲時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其得民望如此邊名鳳陳留人

篤爲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諫帷幄之言不宣外也

案范書作辭祕對不明

黄憲

黄憲同郡陳蕃為三公臨朝而嘆曰叔度若在不敢先佩印綬矣

案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憲德同顏子簞瓢可樂桓靈之世使其若在亦不肯先陳君佩印綬也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絶俗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歴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

府三舉茂才

案南州高士窮棲潔清說時成道隱逸之第一流也然皆從經術來遯世無悶夫豈偶爾范書不載亦淺之乎窺孺子矣

穉前後為諸公所徵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嘗于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案孺子隻雞絮酒名士風流通賢佳話范書但載赴黃瓊葬一節而獨遺此何耶

張奐

張奐字然明為使匈奴中郎將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畧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詣奐乞降聲勢猛烈其秋戰慄不敢犯邊時休屠等反衆大懼奐安坐幃中與弟子講論自若徐乃設奇破之

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羌豪率感奐恩德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羌性貪而更清前有八都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案與見東觀記事皆畧同與為皇甫規所薦文武畧不讓度遼而晚節為中官所詐親𠞰芝蘭雖有百善不足贖矣

陳朔

陳朔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慝不畏强禦

案范書闕

周景

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别駕不就景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案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范不載辟陳蕃事惟蕃傳云景辟爲别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兩賢相契若此豈相戹哉景事附載其父榮傳後

李燮

燮遠遁身于北海劇託命滕咨家以得免

案燮字德公范云燮父固禍作燮姊文姬豫托父門生王成以存孤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後冀誅詔求固嗣遂出旋拜安平相侃侃有父風據此則載燮避難事與謝大異謝列滕咨姓名定非誤也

楊琁

楊璇字璣平平零陵賊為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嚙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

案璇會稽烏傷人璇之攻賊特製馬車以排囊盛灰順風鼓之又繫布索于馬尾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葢祖田單之法也然非先以順風鼓灰使賊人不得張目則戎馬蹂躪我轍先亂矣功大不賞加以横誣血書自明嗚呼慬矣

魏朗

魏朗字仲英出為河南太守以清嚴為治為三河之表

案朗會稽上虞人仲英范作少英事載黨錮傳

朗入為尚書再昇紫微謇諤禁省不屈豪右為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李膺

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竝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

烏桓校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瘡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案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膺名節矯然如寒霜秋日是黨錮中第一流也然御李登龍髙名成黨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司馬氏而王謝以族品自別迨六朝蕭齊間江斆謝瀹命移牀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者此皆學元禮而甚者也唐季世士習益尚清流遂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有所自矣

膺子瓚位至東平相

案瓚范作瓚

王威

王威為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徵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

案范書闕

茅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因請宿寓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

勸令學卒以成德

案范書容事見郭泰傳中䑓人于其所忽避雨而危坐是不忽所忽也故林宗最號知人

抗徐

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為郡佐史有膽智策畧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遷長沙太守

案范桓帝紀云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破斬之又度尚傳載徐初試守宣城長境內無盜賊後遷太山都尉屢平寇盜徐亦人傑矣哉抗姓希見風俗通云衛大夫三抗之後

申屠蟠

陳留申屠蟠聦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

案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海内先賢傳曰蟠在冢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其于逸民殆魯之少連乎豫測黨錮之禍則膺滂遜其識屢却公車之徵則典玄讓其高知幾其神乎非徒遯棲山林韜伏明姿者也

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掛于樹初不顧眄

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歳亭折轅而旋

案掛樹折轅二事甚頵范俱不載

皇甫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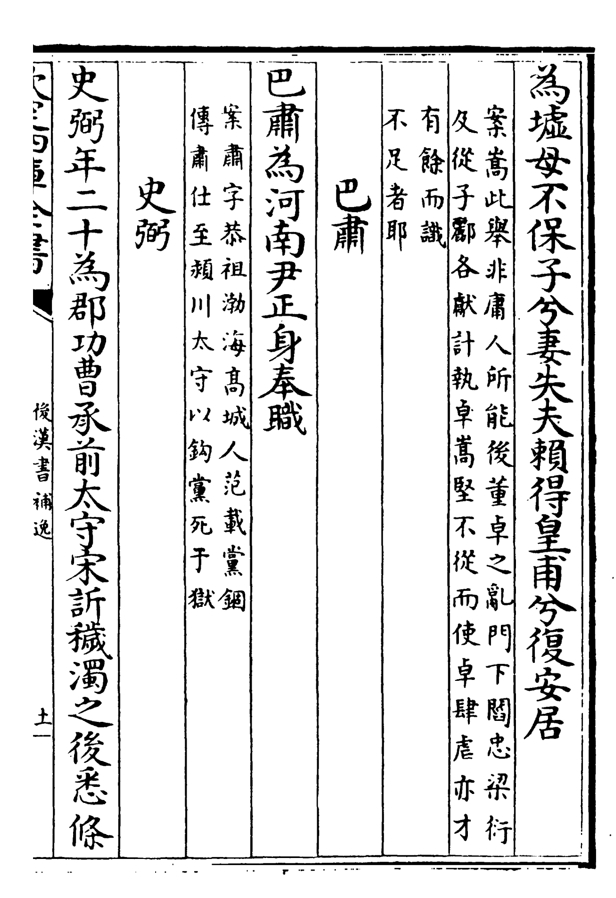
皇甫嵩字義真拜車騎將軍討平凉羌人臨函廷掃殄羌人靡有子遺率整二州獻捷振旅

案嵩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

嵩討羌人選將士梟騎萬隊戎車三千公卿百僚祖送于平樂觀大會

案范載嵩討黄巾賊功葢天下繼又平隴右梁州二賊獨遺討羌事

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



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案嵩此舉非庸人所能後董卓之亂門下閻忠梁衍及從子酈各獻計執卓嵩堅不從而使卓肆虐亦才有餘而識不足者耶

巴肅

巴肅為河南尹正身奉職

案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范載黨錮傳肅仕至潁川太守以鉤黨死于獄

史弼

史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

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掃迹還縣髙名由此而興

案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弼活鉤黨千餘人卒以忤侯覽幾死豈天道無知耶

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案范書不載其蔡邕傳云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選用艱難幽兾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諫之章懐注云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東京末年制度可笑如此

第五永

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于平樂館高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

案永京兆人百官餞永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邕等甚美之范并載其箴則永乃以彪傳矣平樂館范作長樂館案皇甫嵩傳稱公卿大會于平樂觀又張玄說張温亦有祖道平樂觀之語則此觀乃東京祖餞之地作平樂爲是觀作館亦傳寫之音似也

楊震

震爲太常薦明經名士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案震見東觀記仲桓名倫陳留人時選舉多不實震之所薦諸儒稱之

震臨殁謂諸子曰以牛車薄簀載柩還歸

案震飲酖夕陽亭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陜縣停留其喪露棺道側是并不得還鄉也悲夫

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至葬日冲升天上

案震生有冠雀之瑞死有大鳥之哀豈皆黄衣與環之報耶范畧

楊秉

秉奏侯參故受罪臧累億計狗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横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殺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京兆尹袁逢于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

案秉見東觀記參常侍侯覽之弟時為益州刺史秉劾之後又劾覽壯矣

秉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

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

案范書同

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稱有宰相之才

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拒絶不受

案秉家貧并食峻拒餽遺真不愧清白吏子孫非三不惑者孰能之

楊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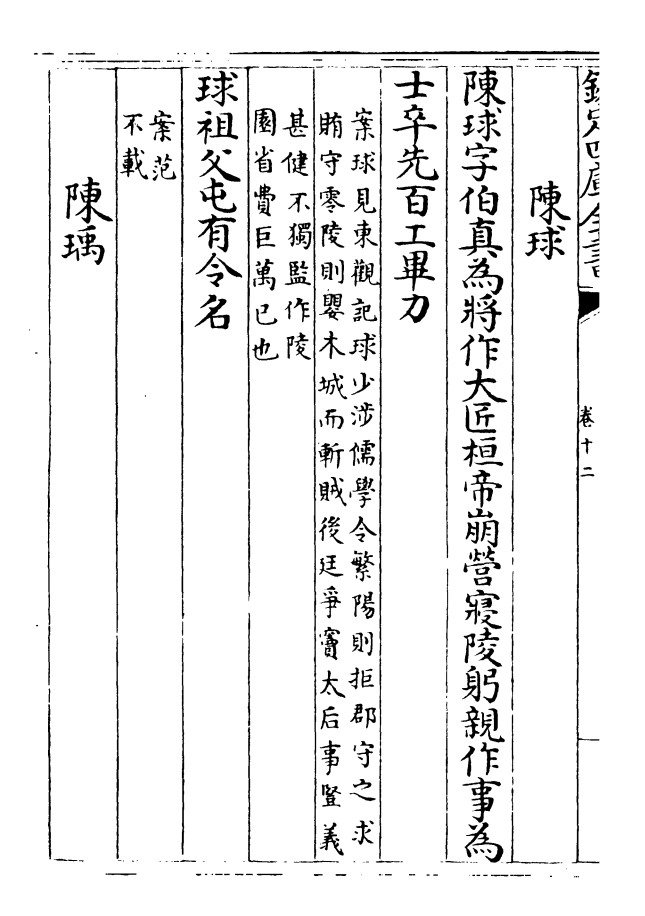
楊賜字伯欽拜光禄勲位特進又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宜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内亂今妾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案賜見東觀記伯欽范作伯獻餘同

宗琳

宗琳字伯真橋玄表琳明法律徵拜廷尉正

案范書載玄薦陳球為廷尉不載琳事



陳球

陳球字伯真為將作大匠桓帝崩營寢陵躬親作事為士卒先百工畢力

案球見東觀記球少涉儒學令繁陽則拒郡守之求賄守零陵則嬰木城而斬賊後廷爭竇太后事豎義甚健不獨監作陵園省費巨萬已也

球祖父屯有令名

案范不載

陳瑀

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

案瑀乃球子范不詳載

陳珪

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

案范書珪乃球弟子為沛相此云兄子為齊北相未知正誤登事詳見魏志

宗資

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任善之名聞于海内也

案資事范載黨錮傳即所稱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者也推功任善不免謡謗以至賈禍名之不可好也如是

檀敷

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案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補蒙令棄官去而貧若此其清不可及也

賈淑

淑為舅宋瑗報讎于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郭泰與語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先以凶德許其自新卒為善士

桓儼

沛國桓儼字文林罷鄮縣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有橘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籓樹四面風吹動兩實墮地以繩縛繫樹

案儼見東觀記儼作斄范作嚴未知孰是范稱儼仕為郡功曹後徵辟皆不應未嘗為鄮縣也東觀記亦不序其罷縣事謝書應別有據夫桓榮以明經致大位乃不意學之為利一言出于肺腑其累世見宗豈皆醇儒哉至儼父鸞之緼袍糟食不求贏餘儼之餉給餽遺一無所受足以洒為利一言之羞矣

承父嬰

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服事丹墀彌綸舊章策文通訓條

在宮禁秘于省閣惟承臺郎升複道取得為開覽其餘他官莫敢闚窬也

案范書有承宮續漢書載宮子名疊無承父嬰世本云承姓衛大夫承叔乘之後抑或承父複姓嬰其名與

楊奇

楊奇字公緯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案奇為伯起曾孫范附見傳後其對靈帝云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其善諍不愧乃祖

張馴

張馴字子儁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馴儒雅敏達有智慧

案馴濟陰定陶人後為大司農蔡邕傳載正定經文者凡七人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蔡邕太史令單颺

趙咨

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案洛見東觀記范傳洛不載枯魚事遂令羊續獨擅千古

洛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洛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于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

案洛遺書勅子薄葬范全載之其文在前漢楊王孫之上

賈琮

賈琮字孟堅為交阯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案琮東郡聊城人先為京兆尹以交阯叛故特舉刺交歳間蕩定徵拜議郎餘與謝同

琮在任三年為十三州最

公孫瓚

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于北芒上泣辭母墓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守遭事當送日南拜而去既行于道得赦瓚還郡

案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還郡後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以功封都亭侯羌人畏之即所稱白馬義從者也天下兵起謂可垂掌而得迨後僅保易京而卒見殺于袁紹由其才大而識淺耳

朱儁

朱儁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

奏罷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放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案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後以功封錢塘侯益在皇甫嵩伯仲之間者

蔡邕

蔡邕字伯喈以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遷侍中

案邕見東觀記邕之就卓辟乃迫于元凶能族之戮旋見敬禮遂懷恩私亦所遭之不幸爾

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位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率公卿百僚就園陵而朔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

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案今禮有備于古者墓祭是也如生如存雖聖人復起不能廢此明帝之孝遠接舜文范不載此亦闕畧矣

邕在王允坐聞董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

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案王子師之誅邕爲懼其訕毁何其隘也邕所作漢紀及十志因亂散亡惜哉范稱邕在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可謂善于形容較謝倍覺語妙且載馬日磾救邕語甚詳裴松之以此條爲謝承之妄

記殆未覽

羣史耳

袁閎

閎少修志節矯俗髙厲

案閎字夏甫袁安玄孫瘁身修行累徵不應黨事將作乃築土室潛身十八年其苦節而可貞者與

閎父賀為彭城相往省謁變名姓徒行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乳母從内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為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案范書簡畧不如謝書之腴

袁弘

弘甞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案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就徵聘其清風亮節千載尚足砭人范畧

袁祕

祕字永寧黄巾起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

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刀突陣與戰並死

案祕乃袁忠之子忠亦閎仲弟也與觀等死于陣而太守獲免詔旌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蓋成仁取義不愧曩訓矣范不載七賢名

封觀

封觀字孝起南頓人

案觀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佯為瘖疾其友于如此宜其見難不避與袁祕等以死衛主也范附見袁閎傳

謝弼

謝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

案范書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與此不同

建寧中青蛇見前殿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隂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案弼奏對切直遂忤奄豎舍生立節時事可知矣

葢勲

勲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案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家世二千石詳見續書勲剛直方格面折董卓長揖爭禮雖王允蔡邕猶有愧焉

勲遷潁川太守民吏歎咏不容于口

案范稱勲爲漢陽太守或後遂遷潁也

臧旻

旻有幹才達于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人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

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案旻廣陵射陽人范載子洪傳中僅稱其有幹事才而已不具載

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案旻為從事時上書訟第五訪寃訪竟赦出其以公正發憤不復知常侍之㷊也子洪以烈士見殺可云世忠

胡毋班

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内解釋義兵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投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宫闕之内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

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拘僕于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殁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是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于獄

案班時為執金吾董卓遣與韓融等譬解袁紹諸軍紹使王匡殺之范不載此書章懷注及裴松之魏志注皆録之章懷畧而裴詳其中異者數字

高幹

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隷校尉

案魏志高柔傳稱幹為柔從兄據謝書則賜乃幹祖而為柔之從叔祖是從父非從兄也陳留耆舊傳亦同魏志誤矣幹為袁紹甥始附袁氏後降魏陳留圉人

陰修

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案修之所舉皆屬名儒洵乎國朝之光也范闕

劉表

表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尹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夸齊

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案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諫王暢事范載王龔傳後謝當同之表年十七而立論如此蓋虎子已有食牛之氣矣

趙昱

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慼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出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

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髙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名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回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黄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别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呉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

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宋昱字元達琅邪人范稱昱清己疾惡太僕种拂舉為方正後笮融敗走廣陵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非拒戰敗績也范說為是范書及魏志俱附陶謙傳

公沙穆

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于市與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

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猪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

案穆字文義北海膠東人隱居東萊學者自遠而至後為弘農令百姓稱曰神明范乃載之方術傳抑矣此段文詞拖沓不類謝筆

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名陵令上谷太守

案穆六子皆知名孚其著也

駱俊

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遣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案范書俊會稽人則烏桓當作烏傷也時陳國王寵善射黄巾賊起陳得獨完鄰郡人多就之俊傾資賑贍竝得全活後袁術求糧于陳而俊拒之因遣客詐殺俊亦忍矣哉

伍孚

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孚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
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
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乎乞更受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
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
孚著小鎧于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
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

收孚卓曰卿欲反耶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于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案裴松之魏志注云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瓚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不知孚為瓚之別名抑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駰案范書孚事見董卓傳與此畧同但官越騎校尉非侍中耳伍瓚則為侍中當卓欲徙都長安時瓚與周珌同諫遂受害是瓚未死時卓惡未至貫盈何遽挾刀欲殺之自殺瓚後卓遷都掘陵罪惡山積王允士孫瑞等謀誅卓而孚亦于閤中行刺則孚與瓚自是兩人特同郡耳其同字或誤也

鄭玄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范書載玄所著與此同惟論語下有孝經一書謝脫誤耳自前漢經術聿興諸家竝起至康成而集其成遂令孔書大義有所歸宿辰巳之夢即宣尼亦以為身後一人也

陸康

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

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案范書闕吴志陸績傳載績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即此吴郡吴人

禰衡

禰衡與黄祖子射尤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案衡字正平平原般人衡才思雲上而狂生故態令人側目鸚鵡一賦善自况矣

趙謙

趙謙字彥信太尉戒之孫蜀郡成都人

案范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董卓以光祿勲趙謙為太尉三年誅董卓李傕反復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乃紀中又載卓所愛奴放縱為司隷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召隷部官撾殺之豈別有趙謙耶

徐胥

徐胥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寠困乏之執志彌固不受惠于人

案胥字季登孺子之子隱居不仕漢末寇賊縱横皆約教不犯其閭南州兩世高風動人如此非尋常隱士也

董襲

董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案吳志稱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有傳范闕

劉翊

潁陽劉翊好賑貧乏陳國張季札弔國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翊逢之推所乘車牛強與之

案翊字子相潁川陰人翊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尤人所難後為陳留太守時值喪亂士大夫流離死亡皆為救其困乏寧俱餓死其仁人耶季札范作季禮未知孰是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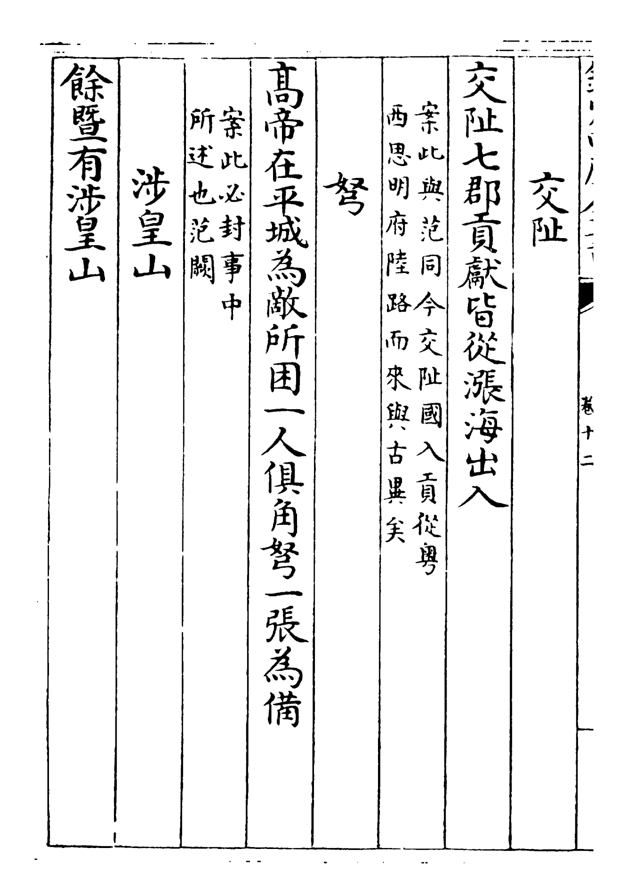
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于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案此全録梵書本行經中語范删為是

三君

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内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

案此亦見范黨錮傳序中



交阯

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

案此與范同今交阯國入貢從粤西思明府陸路而來與古異矣

弩

高帝在平城為敵所困一人俱角弩一張為備

案此必封事中所述也范闕

涉皇山

餘曁有涉皇山

案劉昭補志餘暨屬會稽郡無涉皇山名

五經碑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案時蔡邕與諸儒正定後邕乃書丹刻石范書見儒林傳序但云樹學門不細登也今陝中西安府學有九經及論語孝經爾雅碑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間有搨本行世案唐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石雕刋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在國子監立石于開成二年告成今觀搨本皆

正書且多倣歐虞法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其為開成所刻無疑相傳宋元祐中始置今學明世宗時因地震倒損有王生別刻小石補之夫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遺棄師法不足觀亦以其變分隸為正書耳漢碑不可復得則唐石經亦足寶貴矣

蝗

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彌行兖豫

案范書闕

寧陽主簿

寧陽主簿訴其縣令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謂陛

下爲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乃大怒

案范書寗陽主簿事見虞詡傳中佚其名主簿詣許取戾賴詡力救笞之而已寗陽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兖州

周平王後

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汝濆也

案范書燕汝南安城人宣帝時爲郡決曹掾代太守罪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

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玄孫嘉字惠文從太守討賊以身扞之可謂繩武者矣傳嘉序其先故云

附見

諫議大夫

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讜言武帝嘉之

案范書不載前漢承秦舊為諫大夫至後漢乃增為諫議大夫此是追序則誤矣

三男共娶

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斷

獄之于廷尉于是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禽獸

生子屬其母以子竝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

長等無帥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案此疏封事中引敘及之范書闕風化固重乃置之棄市且兆男貰女于義何居北堂書鈔亦載謝書此條文有小異

腹背毛

非腹背之毛羽翼之佐者也

案書鈔引此二語在宰相條內莫知誰指刪節過當遂爾闕疑

後漢書補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後漢書補逸卷十三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薛瑩後漢書第一

光武論

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寛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顔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

内豈非天人之所輔賛哉古者師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案此篇簡括精悍自是傑作末段如神龍掉尾使人不可捉摸更佳范論但叙光武符瑞不及其開剏大畧失史體矣

明帝論

明帝自在儲宫而聰允之徳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

是以海内乂安四夸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案永平之政繼美建武雖察慧有餘無傷仁政薛書揄揚竭致未為過也

章帝北巡

章帝北巡下長平御池陽宫東至高陵造舟至於涇而還

案此建初八年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在池陽南去長安五十餘里則北巡范作西巡為是

靈帝獵

靈帝光和元年校獵廣成苑

案范書載帝以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歴函谷關遂廵狩于廣成苑夫廣成非廵狩之地從校獵是

王霸白氷

光武至薊上王郎使兵至上發薊晨夜馳騖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流澌無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視實然霸念恐驚衆即還白氷牢可渡比至氷可乘帝遂得

渡滹沱河

案此見東觀記文之工拙東觀不如范書此又遜本書矣

李膺抗志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隷校尉為黨事自殺

案膺見謝書抗志清妙四字甚儁

馬防論作樂

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令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

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案防見東觀記夫十二月律以宣氣導和其條至鉅然分寸長短毫釐千里所最難定自京房作准代律後世竟無解人東京已然何論後代牛鐸玉尺縱横黍之紛紛也然候氣之法似有驗于聽聲緹室葭灰密其法以試之庶乎有證防亦以律學難明只發太簇一律而十二月之樂遂無傳焉所謂宣氣導和者安在范志不載

虹見

靈帝光和元年虹晝見御所居崇德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案此詳見後張紀中

八俊

李膺王暢荀緄朱㝢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為八俊

案此見范黨錮傳序中緄作昱楷作密時杜密故太僕荀昱為沛相皆為有司奏捕考楷別無所見緄則畏憚宦官方為子娶常侍女雖為一能豈得以俊目之從范是

白波賊

黄巾郭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

案是時董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也范畧

後漢書補逸卷十三

後漢書補逸卷十四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張璠漢記第一

明徳馬后

明帝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窓牖

案此與東觀記同坤道主靜明徳之母儀深矣

張酺

張酺事太常桓榮講論不怠毎朝會輙講于御前以論

難當意音動左右

案酺事詳見東觀記

盧芳

芳安定人屬國闕數千畔在參䜌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䜌闕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追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畧邊郡

案建武初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後芳復叛入匈奴單于貪得漢財帛乃遣芳降而芳以自歸為功漢賞竟不行單于大恨入冦尤深芳真小人之尤也

杜詩

杜詩為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案詩事詳見謝書

梁冀

梁冀聚土作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窮極工巧積金玉明珠充牣其中

案冀見東觀記

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案冀窮貪極悖遂取滅亡諸瑣事皆細載范傳蓋當時之爰書也

左雄

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案雄見謝書限年試才事亦詳見謝書徐淑論中

范丹

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案丹見謝書丹狷急違時窮居單陋至于遺令以薄為道平生苦節無與儔比乃歿身而弔葬之盛若此彼生榮而死不哀者竟何益哉累行之舉出自大將軍何進非私謚也

宋穆之

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顔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

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于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户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嘆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顔回者也

案此即朱穆事已見謝書但稍畧耳東漢以二字名者少雖范書穆傳不載此事然其為公叔無疑

朱穆

朱穆好學每精思至行隧坑坎亡失冠履不知馬之幾足也

案穆見謝書穆行誼文章俱踔厲英發疑其天分迥絶不知其由于躭學也范同

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游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案穆屢奏記諫冀詞皆切直不獨覆舟之對也

朱穆卒蔡邕與門人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案前穆父卒時穆與諸儒謚為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仿而行馬張記議以微詞是也同時荀爽亦聞而

非之見
袁書

李固

桓帝竇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葬太尉李固自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

案固見謝書固以桓帝初年即為梁冀所害其竇后之立在延熹八年之冬至靈帝熹平中感疾而崩則此斷非固事范書屬之李咸是也

吳祐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年十二諫曰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儌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案祐見東觀記祐後家居牧豕行吟則殺青之諫非特遠嫌亦以持介于童子時見之矣手范作首

郭純

郭純為潁川太守光武詔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

案諸書無郭純名此條與華書郭伋事同疑伋譌純也

張温

張温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温于崇徳殿下温以軍禮長揖不拜

案温後以車騎將軍拜太尉范無傳見靈帝紀中韓遂北宫伯玉之黨挾羌同叛者

馬防

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案防見東觀記

楊秉

秉為太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為名公

案秉見東觀記末世競尚高名即口不言錢而醇酒婦人且以為名士風流豈知古人所稱為名公者乃即在聖賢理學中也憨名者其思之

宋登

宋登字叔陽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案登宋由子京兆長安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登之遺愛深矣范列儒林傳

陳球

陳球為零陵太守州兵朱盖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盖等

案球見東觀記時零陵以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而球獨嬰城破賊盖忠且勇矣范同

周景

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嵗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

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義何傷先是司徒韓縯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積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案景見謝書薦賢為國市恩何為過猶不及吾寧取韓矣范同

种暠

永昌太守鑄黃金為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

案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時暠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怨乃陷暠

荀顗

荀顗上書順帝曰自入正月久隂不雨雲者雨之貝也

案范書闕雨貝字甚新穎

孔融

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賔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賔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案融字文舉魯國人亦稱孔北海愛才樂士常若不足八字儁妙范不及

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案文舉自當以文學顯北海賊衝之地而董卓故以處融所云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不能為相諱也曹瞞呼吸生殺而文舉狎侮之卒使移鼎之舉待之身後未必非北海相之功耳

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案北海好士時露狂態遂為千古嘉話范同

王龔

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

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案龔山陽高平人妻者齊也故制服以朞而杖與不杖以經三年之喪與否而分我朝律法與宋文公家禮皆然東漢禮制未定故多參差勤之所為畧祖蒙莊若龔禮以義起中行之道兩譏何為范不載

王暢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

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屑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屑誅死而暢遂終廢于家

案暢見謝書即龔子也此條文筆疏古范書所無

鄭泰

泰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

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僚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

如此兵無益耶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體羸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嘘枯吹生無軍帥

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碁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勢可必

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夸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

今古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畧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

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案泰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裴松之注魏志引此傳獨詳范書皆大同時有剪裁潤色處則後來者居上要之亦先難後易耳泰范作太傳中皆稱其字蓋蔚宗避其祖諱也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貞定

案邕見東觀記范同

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案時因三互禁忌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故邕上疏言此范作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與此異

靈帝時虹晝見庭中引議郎蔡邕詣金商門問對曰虹霓小人女子之祥也

案范楊賜傳云虹墮嘉德殿前

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内寵惡

之邕恐乃亡命海濵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巳死

案温傒𣪚中郎事謝書文過煩此則過簡乃至一無色澤惟范書詳畧得中語亦輕儁所云刪潤者易為功耶

王允

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

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

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傕

汜入長安城屯南宫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奂城

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

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

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

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吕布所殺臣等為

卓報仇勿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
傕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
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竒
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
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
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案此與范書同子師被害一節散見董卓傳
張記漢事不用列傳體故序其爵里獨後云

荀淑

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案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亦稱神君高陽八龍千載豔羨當由朗陵世德耳敷范作專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于小吏友黃叔度于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

案時李固李膺皆師宗于淑後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非但同志友善而已

荀爽

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躭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案爽一名諝即所稱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者也范同

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案范不載爽晚節應董卓之徵未十旬而取卿相或疑出處有乖然觀其自奉若此則亦有不得已焉朱紫陽云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之計則黨錮之禍有以毆之也

荀悅

悅清虛沈靜善于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案悅字仲豫朗陵長儉之少子漢紀一書當世蓋已大行張璠書此有欣慕焉故續作漢紀以效之乃卒

為袁宏所撿書之行

世固有幸不幸也

何顒

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顒顯名太學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

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

案顒南陽襄鄉人顒輕袁術術後于衆坐數顒三罪且言當殺之賴宗承解免而止見漢末名士傳術之怨毒何深也顒後以謀誅董卓事覺自殺亦人傑哉顒援救黨人而范書以厠黨錮傳固宜

董卓

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又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門楯亦取之

案卓臨洮人卓凶暴滔天寰宇崩沸更鑄一事其小者耳范無靈臺一段

橋玄

橋玄字公祖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案公祖梁國睢陽人亦稱橋公魏祖微時公為知已後為文祭墓有車過腹痛之言適為橋公累耳

皇甫嵩

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案嵩見謝書對卓數語詞義凜冽元克亦為沮喪山陽公載記稱卓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于車下且有鴻鵠變鳳之訣卓遂以卿早服今日可不拜淩嵩嗚呼義真人傑豈若是哉怖未范作構未

賈琮

賈琮為荊州刺史將入界高褰車襜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為而垂帷乎

案琮見謝書餘同

王立

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

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闗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姓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案此獻帝當李郭相攻時事袁紀稱四年日食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

帝令候馬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立司候不明請付理官帝詔宥之則立之術數恐亦未精此殆為老瞞作說客也

少帝出奔

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刼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

案少帝以嫡長當立乃為董卓所廢雖即位僅六月然已兩改元矣范雖附見靈帝紀中宜更立少帝紀

方合流離播遷宫衛杞棘閹寺之禍乃至于斯

獻帝命名

靈帝以帝似巳故名曰協

案范書闕帝王紀曰協字伯和

獻帝入長安

帝入長安幸未央宫將入宫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宫

案時董卓逼帝遷都因焚洛陽宫廟故災異如此范闕

劉璋論

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案璋劉焉子蜀志云字季王夫張松以私忿勸璋絕曹而結劉及璋遣法正將兵迎備松且勸備于會襲璋後謀敗而被戮宜矣

于闐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案此見范莎車國傳都末所殺乃莎車將君得非王也

北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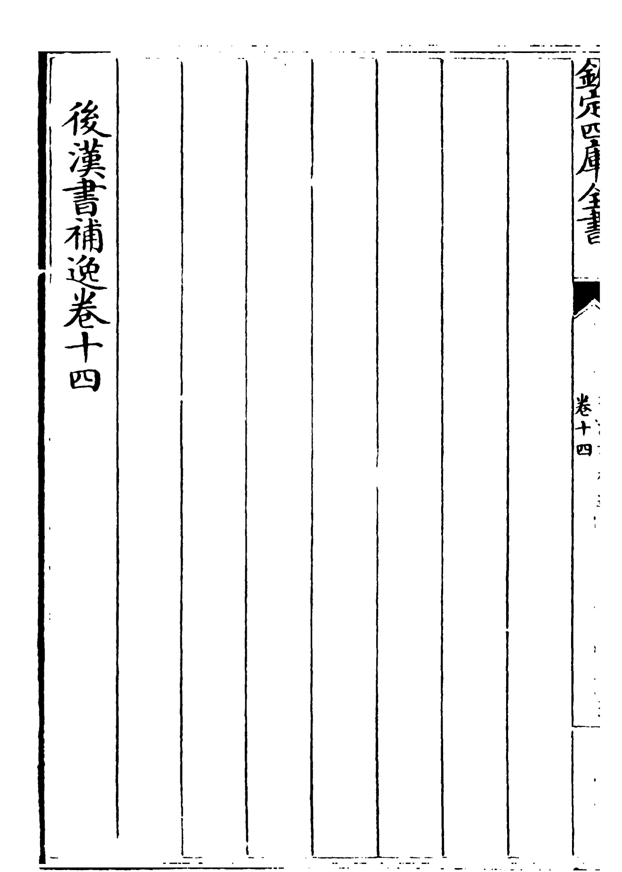
北郊在雒陽城北六里

案范書在城北四里月令章句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范誤

時人語

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

案此見范黨錮傳序夫太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而學中褒語不及之則二子之韜光潛德可知後黨事起林宗竟自瞻然偉節且西行以解黨禍明哲保身蓋有素矣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彼餘子者亦何為哉



後漢書補逸卷十四